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鸟语花香

冯玉奇◎著

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 小說典藏文庫·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·馮玉奇卷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非外借



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

鸟语花香

冯玉奇◎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鸟语花香 / 冯玉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3

(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·冯玉奇卷)

ISBN 978-7-5205-0046-3

I. ①鸟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
IV. ①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09876 号

点 校: 曹誉峰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×1020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18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8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平地风波棒打鸳鸯两分离	1
第二章	晴天泪涟缠绵病榻独自眠	21
第三章	喜讯传来哀怨芳心怕听人间圆	55
第四章	悲痛而去飘零红粉产麟险丧生	97
第五章	故媳纠纷重演旧剧	156
第六章	因恨背夫欲结新欢	176
第七章	丧怙失恃一样伤心人	196
第八章	鸟语花香两对神仙眷	212
附 录	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	裴效维 231

第一章 平地风波棒打鸳鸯两分离

一线曙光从黑漫漫的长夜里突然破晓了，院子里一阵鸡啼喔喔的声音击破了四周的寂寞。在还不到一分钟之后，这就见门幔掀起，室外走进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妇来。她穿着一套元色洋布的袄裤，脚下一双元色的布鞋，腰间还围了一方灰色的布儿，沾有几处污渍，显然她早晨起来是已经做了许多的事情了。那少妇的服饰虽然是这么朴素和粗陋，但她的人儿却并不像服饰一样庸俗。她有一头乌油滑丝的美发，虽没有烫成什么美国最新的瀑布式，可是却梳得十分的光滑，脸庞儿有些像鹅蛋，白里透红，在上面安置着整齐的五官，自有一股子令人感到妩媚的风韵。因为她全身是黑色的缘故，所以更显得她皮肤白皙一些。她跨进房中后，悄悄地走到窗旁把窗帘布拉开，轻轻地推开窗户，就有一阵轻柔的晨风吹到身上，是感到很爽朗而且很轻松的。这已是草长莺飞三月里的天气了，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，照临在院子里外几株桃红柳绿的顶盖儿上，愈显得娇媚的色彩。她抬起头望着天空蔚蓝得像块青布，只觉云淡天青、鸟语花香，春天到底是个可爱的季节！她微含了笑窝儿，默视了一会儿，回过身子来的时候，只见对窗的床上那一个俊美的少年，也是自己唯一安慰的丈夫克强，还沉沉地酣睡得香甜。因为梳妆台上那架小座钟已指在七点三十分了，所以她再也顾不得地走到床边去，俯了身子向他低声

地唤道：

“克强，克强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起床了。”

睡在床上的克强经过她呼唤之后便哎了一声，似乎还没有睡畅的样子，伸手揉了揉眼皮，望了她一眼问道：

“采苹，有几点钟了？”

采苹见他倦懒的神气，忍不住抿嘴一笑，说道：

“八点快到了，你要再睡下去，回头叫学生们来拉你起床，这才难为情哩！”

克强哟了一声，慌忙从床上披衣坐起，说道：

“已八点钟了吗？那你为什么不早些儿喊我呀？”

一面说，一面把眼睛望到桌子上去，见长针还在七与八之间的阿拉伯字母上，这才放下了心，向她白了一眼道：

“采苹，你真是个谎话者，还只有七点半就说八点钟，倒叫我吓了一跳哩！”

采苹笑道：

“你倒不要怨我骗你，假使我不说得晚一些儿，只怕你还不肯起床，回头时间不早，你又急得早饭都来不及吃，匆匆就到学校里去。这样子饿着不是容易伤身子吗？”

说着话已把他的皮鞋拿到床边来，克强跳下床来，采苹蹲下身子给他系皮鞋的带子。克强对于爱妻这几句话，并那种多情地服侍的情形，心头当然非常感动，而且在感动之中更有说不出的可爱，这就低下头去把嘴凑到她颊边去闻香。采苹因为要给他系鞋带子，倘欲躲避，时间越发慢了，也只好让他顽皮了一会儿，笑嗔道：

“你这人真待你好不得，瞧我蹲了身子已是多么吃力，你还要向我淘气哩。”

说时已把鞋带子系好站起来，秋波逗给他一个妩媚的白眼。克强笑了笑，也跟着站起意欲去拉她的手儿，但采苹已很快地走到房外去了。克强扣上了中山装的纽子，走到窗口旁透呼了一会儿空气，只听采苹在身后叫道：

“克强，洗脸了，洗好脸快吃稀饭吧。”

克强回身见她早已把一盆脸水放在桌上，遂匆匆地洗脸漱口。待他洗漱完毕，采苹已把稀饭盛出。克强问道：

“母亲吃过了没有？”

采苹道：

“吃过了，她在念经。”

克强道：

“那么你就跟我一块儿吃吧。”

采苹点点头，遂又盛上了一碗稀饭。两口子在对面桌旁坐下了，在吃稀饭的时候，克强望着爱妻红晕的娇靥，低低地说道：

“采苹，我心里有一句话时常要想问问你，但我始终没有向你问过……”

采苹见他沉着脸儿，好像很怀疑的神气，一时芳心也别别一跳，凝眸含颦地望着他，不待他说下去，就说道：

“你有什么话那就只管问好了，只要我心里坦白，终可以回答你的。”

克强摇头道：

“并不是我疑心你做了什么事，因为我从学校一回家，只要是走进母亲的房中，她就会唠唠叨叨地说你待她不好。我想家里也没有妯娌、小姑，只有你们婆媳两个人，为什么还要起摩擦呢？几次我想责问你，但是瞧了你那种稳重幽静的样子，似乎又不像是这种不孝的人，所以我终感觉到奇怪。昨夜吃过晚饭你洗

碗去了，我走到母亲房中坐坐，她又说你待她不好，时常拿话冲撞她。我想她老人家，年纪老了，什么事情终不免有些儿背了，我们做儿媳的似乎应该原谅她一些，即使她说错了，我们也就承认她是对的，反正口头上的话原没有什么要紧的。你肯对母亲好也就是对我的好，要知道母亲今年已是五十八岁的人了，能有多少年再活在世上。采苹，我知你也肯听从我的话，把对待母亲的态度改过一些儿来吧。”

采苹听他絮絮地说了这一篇话，在这些话中虽然没有向自己重言呵责的意思，不过他听了母亲的话已经承认我是个对待婆婆不好的人了，一颗芳心自然是感到万分委屈，她想淌下泪来，但是她到底又觉得不敢。于是只好忍熬住了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说道：

“你是一个纯孝的人，当然希望我也能够和你同样的孝顺母亲，我即使是一个不识字、不明理的女子，当然也不会把自己丈夫的母亲相待甚苛的。况且我是没有父母的人，孤苦伶仃，在本身确实也很需要长辈的疼爱，那么你的母亲也就是我的母亲，我如何还会待她不好。虽然我是没有进过什么学校，但幼年时在父亲教导之下，也知道了一些做人的礼节。语云：仁者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那么何况我和你是体肤相亲、骨肉相痛的夫妇关系呢？克强，你应该相信我，虽然我和你也只不过做了一年半的夫妇，然而你终可以瞧得出我是否是这么一个不孝的女子。假使我在你面前有什么违背天良的话，那我一定没有好的结果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只觉无限悲酸陡上心头，眼皮儿一红，那泪水便再也忍熬不住地落下来了。克强听她也絮絮地说了这许多话，又见她粉脸是笼上了无限哀怨的神色，秋波向自己逗了一瞥之后泪

水便落了下来，心里这就又疑惑起来了，难道母亲向我说的全是意外的风波吗？不过一个做长辈的人终希望儿媳和睦的好，岂肯在儿子面前搬弄些是非出来呢？于是怔怔地问道：

“那么母亲说的是完全委屈了你吗？我想母亲也没有三男四女，统共只有一儿一媳，照理，你把她视作亲娘一样，她也应该把你当作亲女儿一般，如何她还说你丑话？所以我终感觉到好生奇怪的。”

采苹伸手拭了拭眼泪，说道：

“我也不敢说是母亲委屈了我，不过我对母亲，自问良心，终没有对待她丝毫的错处。至于母亲为什么要这么憎恨我，终怪我自己命苦。自从进了你家之后，她老人家竟会跌了一跤，把腿儿跌坏了，因此恨我这不吉利，好像是我把她害了似的。唉！这叫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”

克强听到这里，方才感觉到采苹确实是太受委屈了一些了，摇了摇头，不免也微微地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苹妹，你也不用伤心，你应该原谅我的苦衷，我并非是一定责你的不是，我想只要你始终对待母亲好，她自然也会慢慢地想明白过来的。”

采苹知道丈夫是爱自己的，她心里非常的感激，秋波脉脉含情地瞟了他一眼，频频地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我谅解你的苦衷，照你的处境，一个是母亲，一个是妻子，这是多么为难呢！”

正说到这里时，钟啾啾地已经敲了八下，克强于是把饭匆匆地吃毕，抿了一下嘴唇，拿了教科书匆匆地到学校里授课去了。采苹自从知道母亲在克强面前时常说自己的不好，她心里在十分伤心之余，也感到十分的恐惧，虽然夫婿是这么温文，但有了这

么一个好多事的母亲在从中作对，这日后终不会有好的结局。所以她那一碗吃剩的稀饭再也咽不下去了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不禁又暗暗地淌了一会儿眼泪，但又恐被母亲撞见，所以拭了泪痕，拿了碗筷到房外去了。

下午吃过饭，张老太在她一间小小的佛堂里做功课，胡采苹独个坐在客堂里低垂了粉脸在干针线活，四周是静悄悄的，一丝儿声息都没有。忽然院子里有人高声地嚷着道：

“张大嫂在家里吗？”

随了这句话，就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走进室中来。采苹抬起头去望，原来就是隔壁高大叔的女儿高文娟，遂忙起身含笑招呼道：

“二妹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午饭可曾用过了吗？”

文娟走到她的身旁说道：

“没有什么事，我想问大嫂剪个拖鞋的花样。你这花样很好看，是谁穿的？克强大哥吗？”

她说着话见采苹手里也正在刺拖鞋，于是拿过来瞧了又瞧，又向她低低地问。采苹点了点头说道：

“是的，这个花样我倒还留着一双，二妹既然瞧中意了，你就拿了去吧，不过你得告诉我绣给哪个穿的，是你那口子吗？”

说着一面拉了她手儿坐下来，一面望着她哧哧地笑。文娟被她说得粉颊儿浮上了一朵玫瑰的色彩，秋波白了她一眼笑道：

“嫂子又跟我开玩笑，谁是我那口子呢？”

采苹拿了花样本子，一面找花样，一面说道：

“那你还要赖什么？我常听你爸爸说你在五岁那年不是就配给蒋姓为媳妇了吗？后来他们搬到上海去住了，听说这孩子，如今还在读大学哩。所以我说妹妹将来真好福气呢！”

文娟听她这样说，粉脸儿却没有一些喜悦的颜色，反而微微地叹了一口气。采苹已找出了花样，见她叹气的神情，倒是愣了一愣，笑道：

“干吗叹气？你有这么一份好夫家，难道还有什么不称心吗？”

文娟摇了摇头说道：

“嫂子，你知道什么，这种盲目的婚姻简直是害人不浅哩！”

采苹益发奇怪道：

“那是什么话，好好儿的婚姻干吗说害人不浅，这叫我倒有些不明白起来了。”

文娟拿了采苹拣出的那双花样，望着愣住了一会儿，却并没有作答。采苹拍了怕她的肩儿低低地道：

“二妹，你和我就像亲姊妹似的，你应该告诉我知道一些，难道对方有什么变化了吗？那么当时做媒的是谁呢？”

文娟这才低低地道：

“听说在我五岁那一年，他们还是租我家屋子住的，当初他们就要求爸爸把我给他们做媳妇，爸爸他这人的脾气就喜欢人家奉承他，听了几句好话儿，什么事情都答应人家的，于是也没有什么媒人拣个日子，办了几桌酒，算给我们订过婚了。谁知不到一年他们就到上海去做生意了，是个朋友把他介绍到一家银行里去做事情，这几年来据说着实多了几个钱。起初他总时常有信给爸爸，在这两三年中信就少了，爸爸问孩子们婚事怎么样，因为自己年纪老了，所以该早些儿圆满了，也好放一桩心事，不料他们却推说儿子还在读书，结婚两字根本还谈不到，终得儿子大学毕业了业才能大家商量结婚呢。我想这话就有些靠不住，他们发了财，自然嫌憎我们穷了，反正没有什么媒人，所以这事情将来少

不得就有变化，还不是害人不浅吗？”

采苹见她年纪轻轻倒是很细心，想得周到，遂笑道：

“那也不过是你猜想而已，我想这是你过于多心了，一个人要如这么势利，那将来要好也不会好的。二妹，那么你那口子叫什么名字？比你大几岁了？”

文娟道：

“谁知道他叫什么名字，我只记得他的小名叫阿猫，如今在大学里念书，当然不会再叫阿猫的名字，不过一个女孩儿家终不好意思问爸爸说自己夫婿叫什么名字，年纪好像大了我三年，大概是二十岁吧。”

采苹点点头，沉吟了一会儿说道：

“论年龄原也不大，他们说待大学毕业时再结婚这句话若说他们理由错，这倒也不能说。你怕他的父亲会嫌你们穷而变卦，这个我倒相信是不会的，但有一层我给你真的很担心，就是怕阿猫这孩子在上海大学里一读书之后，人就变了。你想，大学里男女同学一块儿读书，若彼此恋爱起来这可不是糟了吗？”

文娟听了，明眸哀怨地向她逗一瞥感叹的目光，低低地道：

“我何尝不想到这一层呢！不过糟也糟不到什么地方去，无非取消了这个婚约也就罢了。”

文娟话虽这么说了出来，可是她感觉大有些儿心酸的滋味，眼皮一红，大有凄然泪下的神气。不过她觉得一个女孩儿为了这些事而伤心，在一个邻居的面前是不太好意思了一些，所以她竭力又装出毫没悲哀的样子，一撩眼皮把话又转过来问道：

“你的婆婆呢？在睡午觉吗？”

采苹摇了摇头把双手合上，嘴儿掀动了几下笑道：

“还不是干那一套正经事。”

文娟瞧着神情，倒也不禁扑哧一声笑了，悄声儿道：

“真也奇怪了，上了年纪的人就喜欢干这一套把戏的，我相信自己假使年纪老了永远也不会吃斋念佛的。”

文娟这句话就说到采苹的心眼儿上去，她一面干着针活儿，一面说道：

“可不是，我也这么想，说起我婆婆真也好可怜的，她又结识了一个庵堂里的尼姑，今天说她有晦气，明天又说她有灾难，要烧香做功德消灾，因此便闹个不亦乐乎。我说这种冤枉钱实在花得叫人有些肉痛，实实在在年纪老了，买些东西吃吃，补补身子，这倒是最实惠的事情，如今她老人家去了实际，追求虚浮，真叫人劝也劝不醒的。”

说到这里，忍不住又微微地叹了一口气。文娟道：

“这也没有办法的事情，只好由她去了。嫂子，耽搁了你许多的时候，谢谢你，我拿了花样走了。”

说着身子已是站了起来，采苹把她手儿拉住了笑道：

“忙什么，我一个人也正寂寞，你给我多聊天一会儿再回去。”

文娟道：

“我也得干活儿去，明天再来好了。”

采苹于是站起身子来送她。文娟道：

“我可不是客人，嫂子还送出来干吗？”

采苹笑道：

“俗语道，公到婆家也是客，二妹如何不能算为客人呢？”

两人说笑着已是到了院子的门口，文娟和她一点头便匆匆地走了。采苹方欲关上院子的门，忽见那个静空师太又来了，她向采苹叫道：

“奶奶你别关门，我来向老太太问安哩！”

采苹见了那光头的男不男女不女的尼姑，她心头就会激起一阵可憎的恶感，遂冷冷地说道：

“静空师太，你到我家来玩只管玩，可是在老太太的面前就少说几句流年不好，月季不利，有灾难有晦气的话，因为少爷是完全不相信的。老太太手里钱花多了，明天少爷不许你上门的时候，大家倒反而弄得不好意思了。”

静空师太听了采苹这几句话，脸儿不由得微微一红，只好强含笑颜地说道：

“奶奶，你说这话还以为我是骗了老太太的钱吗？其实这是罪过的，尤其我们出家人更不应该做那些骗人钱财的事情，这个奶奶请尽管放心是了。”

采苹也不顾和她多说话，一面掩上院子门，一面便自管走到卧房去了。静空师太见采苹走后，便嘬了嘬嘴，冷笑了一声，暗自骂道：

“你这没知没识的小娼妇，你婆婆欢喜这么样，瞧你奈何我不得呀！”

一面叽咕，一面遂悄悄地走进佛堂里去。老太坐在佛像的面前敲着小小的木鱼，口里不住地念佛，她见了静空师太，认为是唯一的良友，于是回过头去把手向她一摆，点了点头，表示请她坐下的意思。静空师太知道她没有念完一篇经，她是不肯开口的，这当然一则是怕罪过，一则是舍不得丢了这半篇经，因为念到一半时候说话，那以上一半念的经就要不值钱。于是她也点了点头含笑在桌子对面坐了下来。等张老太念完了经，方才停止敲木鱼，把热水瓶拿过倒了一杯茶送到静空师太的面前，微笑道：

“老师太，你来得正好，这几天我真想念你哩。”

静空师太一面道谢，一面眉花眼笑地说道：

“老太太，我何尝不想念你，一天之中至少也得念上十多遍哩。无奈李家老太太叫我消灾，王家老太太又叫我忏悔，因此我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了。”

张老太听了，叹了一口气说道：

“这个年头儿兵荒马乱，屈死的冤鬼真也不知有多少，所以谁家不是有着小病小痛的。上月我叫老师太消了灾后，果然身子爽快得多，胃口也开起来。但这一个月可又不好了，一会儿头痛，一会儿腰酸，我想不知又是什么晦气碰到了，终要做些功德结结缘分才是哩。”

静空师太听了这话，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遂忙说道：

“老太太，你自己若不说出来我也要向你告诉了，因为我给老太太推算过这个月的月季又不好，犯了天狗星的咬，所以就有头痛腰酸的现象了。只要我给老太太消了灾，保证老太太脚轻手健，饭也吃得下，觉也是睡得熟哩。”

张老太听了好不欢喜，咧开了瘪嘴笑了一笑，忙问道：

“那么这次不知又得花多少钱才可以消灾呢？”

静空师太摇了摇头，故意客气十分地说道：

“这次我不要老太太花一个钱，算我给老太太尽一些义务吧。”

张老太忙道：

“这是不可以的，常言说得好，得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没有拿出钱财如何能消得了灾呢？况且又有香烛供菜等费用，难道我还要老师太自摸腰包不成，多少不论，我终要拿出一些才对的。老师太，这儿二十元钱你别给我客气，就收下了吧，一切都费你心，只要我太太平平，往后待我克强发了财，一定重重地谢

你哩！”

说着话把手伸到怀中去摸出四张五元的钞票，这是平日里克强给她的零用钱，老太太千省万省地省下来，很慷慨地送到静空师太手里去。静空师太半推半就地终于收了下来，一面又竭力地说些祈祷着老佛爷保佑老太太身子健康的话。这时张老太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向静空师太说道：

“你详梦会不会？我昨夜做了一个梦真有些儿奇怪得很。”

静空师太在张老太面前可说是无事不会的，所以含笑点头说道：

“我稍许会一些儿，老太太且告诉我你到底是梦见了什么啦？”

张老太道：

“我是天天吃斋念佛的人，从来也没想到要吃肉的，不料在梦中我竟好像要吃肉而叫人杀起猪来，但不知怎么的一忽儿见那猪变了一个妖精向我腿上一口咬住，我心里这一吃惊便大叫了一声，原来是做了一个噩梦。这梦不知是好是歹？老师太能告诉我一些知道吗？”

静空师太沉吟了一会儿，低低地问道：

“你家不知可有属猪的生肖吗？”

张老太忙道：

“有的，不就是我的媳妇嘛，怎么啦？难道我和她是相冲的？”

静空师太心中因为恨着采苹，所以便欲设计害她，支吾了一会儿故意低低地道：

“老太太，并非我搬弄是非，非要你们婆媳之间不和睦，但这是命中的事情，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你一些知道，不过你千万别

推在我的身上。”

张老太暗想：采苹这妮子一定是个白虎星和我相冲的，不然何以她一进门我的腿就跌折了，这还不是我被她害的吗？于是立刻急急地道：

“老师太，你放心，我决不会推在你身上的，你告诉我了，实在是救了我的一条性命哩。怎么啦？这媳妇和我冲得很厉害吧？”

静空见她很慌张的样儿，故意还慢吞吞地说道：

“奶奶这人的外表很美丽，很能干，但实际上她的命却很坏很苦的，老太太，你听了不要生气，她实在是一个八败命哩！”

张老太听了哟了一声，惊慌地说道：

“原来她的命这么坏，那可怎么办？我被她冲死倒还是个小事儿，克强这孩子有了这一个妻子，终身不是被她连累了吗？老师太，这媳妇真正不吉利，一进门我就跌折了腿，当时我就疑心她是一个白虎星，如今被老师太一说明，这就更觉得对了。你瞧别人家的媳妇多好，进了门总欢欢喜喜地身上有了身孕，她这只狐狸精只会迷丈夫，却不会生育的，我满想抱个孙子官儿，可是她的肚子终不会大起来。真是家门不幸，会娶了一个白虎星，这……这……便如何是好呢？”

静空师太听她这样说，遂又把她安慰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事到如此，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不过我在佛爷面前一定给老太太祈祷，也许她的命运会慢慢地转变过来的。”

张老太听了很感激地道：

“老师太，你这人大慈大悲真也是一个老佛爷，假使你在佛爷面前能够祈祝这只白虎星早些死了，那我家就会发达起来了呢。”